



或许，最有魅力的长安，在倾国名花神秘的背影，在不可抑制的诗意回望。



丑时至寅时·回望长安

在观赏“长安十二时辰”街区某杂耍表演的时候，身旁的大娘直着嗓子拼命叫好。杂耍如幻术，于是，我蓦地记起了一则与武则天相关的大唐迷案。

传明崇俨精通巫术、相术和医术，得到唐高宗与武皇后的宠幸。可是，他虽然仰仗揣摩上意的“魔法”愈发接近权力风暴的核心，却推断不了自己波谲云诡的离奇死亡。尔后，太子李贤以谋逆罪被废。又过了很多年，邠王李守礼向他的兄弟们展现了“天气预报，准确无误”的“异能”。原来，李守礼为李贤之子，受酷吏来俊臣诬告，侥幸苟活，然难逃祖母“每年找茬抽几顿”的残酷惩戒。最终，满背瘢痕助其“进化”成“人体感应器”，“欲雨，臣脊上即沉闷，欲晴，即轻健”。

李守礼死前，仍来得及看到堂弟、发动两次血腥政变登上皇位的李隆基，下令处决了自己的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，罪名还是莫须有的“谋逆”。而煽风点火怂恿皇帝的武惠妃，恰是武则天的侄孙女——生前，她是后宫最受宠的妃子，李隆基还考虑过立她为后。可悲的是，武惠妃死了没几年，她的皇帝夫

君折腾了一番，终于如愿以偿，将她的第三个儿子，即寿王李瑁的爱人杨氏抢到手，封为贵妃，“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。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马伯庸据此迸发灵感，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之后又写了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不管当代作家怎样肆意发挥，历史上的长安毕竟离我们太远。上世纪20年代，本欲构思一部以杨贵妃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历史小说的迅哥儿，亦曾失落怅然，发刻薄语：“看到这种古迹，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，姜妙香扮贾宝玉。”“到那里一看，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……”

“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。”“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”或许，最有魅力的长安，永远在不可抑制的诗意回望之中。徒有“丹柱素壁”套路的“唐朝”，现今洪水泛滥，渐渐让人疲劳厌倦；可“诗意回望”是沾染了文化、社会因素的视觉心理学，它反复催眠着我们，最后，知道长安、了解长安、认同长安的自信，牢不可破地建立了起来。

《大明宫词》里少女时代的太平公主，“望着窗外长安城的车水马龙，彻底地将灵魂交与了它”。试问，哪个中国人的心底，没有一座长安城呢？

大伙儿要的就是如此生猛、喧嚣的烟火气，要的就是挽住“金吾不禁，玉漏莫催；冰雪消融，春水如酒；郎君年少，美人如花”。